

當藝術走進社會

專家把脈社群藝術發展

講到藝術，一般人想到的大概是畫廊、博物館、拍賣，是精緻漂亮的，但始終不是大眾玩意，至少走不入草根階層。藝術原本的角色其實很豐富，有個人功能，也有社會功能，如何將藝術與社會聯繫並擦出火花，這不僅僅是藝術家的本事，更需要全民參與。

近年香港社會發生大大小小的事，衍生出道德、公義等問題，民間藝術組織應運而生，他們發動群眾，以藝術方式去表達訴求，在社區牽起陣陣漣漪。到底香港的社群藝術發展如何？當中又牽涉甚麼道德問題？推動社群藝術時又會遇上甚麼挑戰？記者邀來一眾社群藝術工作者一一道來。

文：香港文匯報記者 伍麗微 圖：受訪者提供、資料圖片

香港社群藝術的蓬勃發展，可以「歸功」於日益深化的社會矛盾與近年數個備受關注的保育項目，如利東街事件、天星碼頭事件、菜園村事件、新界東北發展等。藝術日益商業化、商品化的局面，因着以上事件的「介入」，有了變化。按中大文化管理碩士及文學士課程主任何慶基的話，藝術在創意工業化、文化企業化的過程裡，其本來的社會功能愈來愈窄，今日所說的精緻藝術或一般認識的藝術，是專門給一些受過訓練的人去創作、去演繹的，是非常淺薄的。「我做了二十多年當代藝術工作，愈來愈覺得我們需要去重塑藝術的原本功能與社會功能。」因而他早前籌辦「我為人人：社群藝術論壇及工作坊」，藉此加大大眾對社群藝術的認識。

重建是催化劑

2006年，受中環新填海工程影響，政府計劃拆卸中環皇后碼頭和天星碼頭，引來大迴響。由於天星碼頭清拆需時較短，2006年年底政府在一片爭議聲中強拆鐘樓。其間，不少市民感念天星碼頭多年來所帶來的回憶，特地前來拍照留念，另一邊，也有人發起靜坐、抗議行動，事件受到關注，引起連串衝突之餘，亦提高了大眾對於文物保育的意識，開始將「集體回憶」等字眼掛在嘴邊。本應同年拆卸的皇后碼頭因天星事件而觸發更大規模的靜坐抗議，多個團體發起簽名運動，同時碼頭內亦舉辦圖片展覽。皇后碼頭保育運動從2006年延伸至2007年，政府如期清場，但原本難逃拆卸命運的碼頭被重置保育。

其實在天星事件之前，灣仔利東街市區重建項目的開展，已引起爭議。利東街昔日是印刷製作的集中地，故又名「蘭帖街」，甚具特色。2005年，政府將利東街所有業權收回，拆卸街上所有唐樓，2009年進行招標，2010年動工興建樓盤和商場，並全面封鎖利東街，直至完成動工。但去年市建局與發展商信和集團宣布將「蘭帖街」重新命名為「蘭歡里」時即引來批評之聲，被人質疑為何不用原名。

若說天星與利東街事件有助催化社群藝術，其後的菜園村及東北發展計劃則將社群藝術推向沸點，後續發展亦精彩得多。因興建高鐵而遭到拆村的菜園村引來青年團體關注，先在菜園村創辦生態社區工作室，又成立菜園村生活館，舉辦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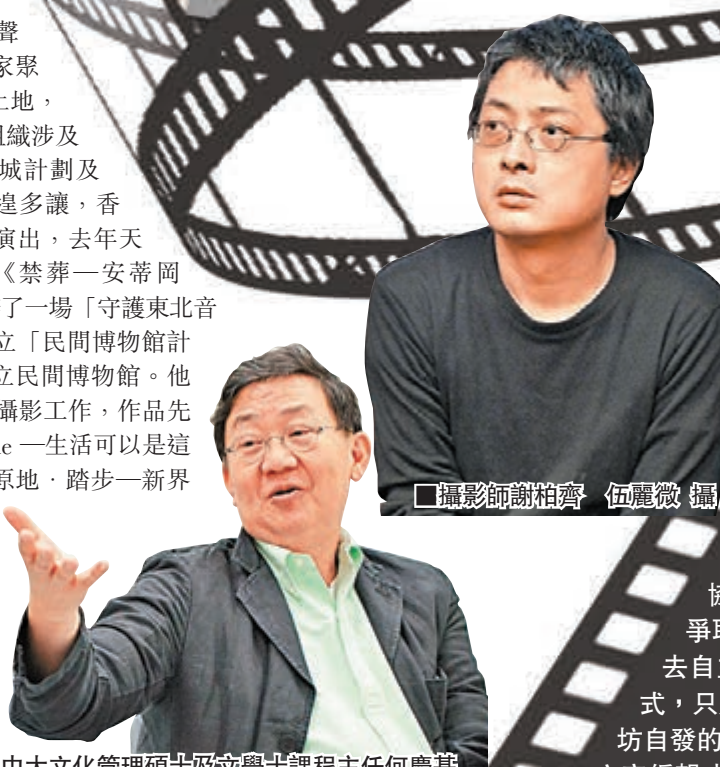
跳蚤市集、賣自家手作，更有音樂會，齊齊推廣簡樸好生活。之後愈來愈多藝術家「進駐」菜園村，拍紀錄片的、搞劇場的，紛紛聚攏，譬如「一條褲」便走訪菜園村，製作紀錄劇場《本來沒有菜園村》；影行者也拍了一系列紀錄短片。

至於東北發展計劃則鬧得沸沸揚揚，也是藝術家參與人口最高的事件。資深攝影師謝柏齊一直試圖以藝術的方法對社區作出改變。他強調，新界東北發展計劃自2009年提出至今，反對拆遷的聲音從未停止，去年開始有藝術家聚集，以不同的方式去記錄這片土地，替村民發聲。現時主要有三個組織涉及東北計劃，包括YMCArts、空城計劃及新界東北Style，劇場方面亦不遑多讓，香港藝民化節便多次在東北搞演出，去年天邊外劇團於打鼓嶺坪嶺演出《禁葬—安蒂岡妮》，上月又聯同空城計劃舉辦了一場「守護東北音樂會」。至於2002年與朋友成立「民間博物館計劃」的謝柏齊，則想在東北成立民間博物館。他目前主要負責新界東北Style的攝影工作，作品先後在去年舉辦的「新界東北Style—生活可以是這樣的」藝術展及今年年頭的「原地·踏步—新界東北藝術展」展出。他說會義無反顧投入東北藝術工作，是因為眼見香港許多地方如菜園村和天星碼頭被拆毀重建，卻未能預早留下它們的影像，故此決定在新界東北未被夷平前，趁早記錄其故事。

中大文化管理碩士及文學士課程主任何慶基



攝影師謝柏齊



攝影師謝柏齊 伍麗微攝

社群藝術 推動阻力重重

社群藝術一般由民間發起，近年投入的組織愈來愈多，看似欣欣向榮，但身在其中的人有苦自己知，資金永遠是最大的障礙。不同於其他團體開放接受各種資助或補助，社群藝術推動者對資金的來源普遍很謹慎，以影行者為例，絕不會拿與街坊生活有抵觸的資助，亦不接受有錢人的資助，「尤其是市建局的Funding，你拿了怎麼對得起街坊？」影行者總監李維怡說。

如何使用資金往往是這些非牟利組織最常被質疑的事，也是外人審視其立場態度的重點之一。社協社區組織幹事施麗珊則說，「我們無時不刻都在爭取資源，社協主要是私人捐助居多，會讓我們失去自主性的錢不會要，其實沒錢也有沒錢的做事方式，只是做得慢一點而已。」社協一直透過義工、街坊自發的方式記錄社區生活，並將收集得來的照片、文字編輯成書，「有人看完書以後會捐錢，我們就把錢分給街坊。」

此外，在策劃活動時，這些團體一般都倚賴義工或社工協助，謝柏齊投入東北紀錄行列，不收分文，社協拍片拍照搞展覽，也全靠義工幫忙，「做義工慘過返工，日日做到三更半夜，而且文字、設計一手包辦，過程並不容易，更重要的是社工、義工並不是藝術家，大家的想法很不一樣。」藝術家會講求作品的美感、要求盡善盡美，但社工的職責在於讓街坊了解社會事件，如果受訪者不想出鏡就不能勉強他們去做。

另外，推動社群藝術最關鍵的是如何走入社區、了解街坊，切忌以高人一等或施捨的心態對待他們，李維怡便說，「不要以為是在教別人，我們也要在人家身上學東西，這是一種修行。」社群藝術背後更會牽涉很多道德層面的議題，處理得不好等於在街坊傷口上灑鹽，所以說，修行從來都不容易。

當年活化藍屋引來一陣爭議。



藝術在醫院 鼓勵病人參與

藝術的發生在於一念。梁以瑚出生於醫生家庭，小時候去醫院如吃便飯，把醫院當成是遊樂場，和裡面的醫生護士交情甚好。醫院對她來說充滿溫暖的記憶，直到長大了選擇讀藝術，懷孕再到醫院生小孩時，才赫然發現印象中的溫暖都是建基於童年的美好感覺，醫院從來都是冷冰冰，周遭白白的，環境乾淨到不留一點人氣。

她當時躺在冰冷的待產椅上，心裡有一個念頭：在這裡畫畫。後來，她參加了醫院的派對，那時她拿着杯紅酒，和身邊的醫生聊天。對方是腫瘤科醫生，她一開口就問：「你覺不覺得醫院太過冷冰冰？」她提議在醫院掛一些畫增添色彩。兩人醉醺醺地說開了，後來梁以瑚親自拜訪沙田威爾斯親王醫院，腫瘤科恰好位於地庫。她沿着暗暗的樓梯走下去，心裡不舒服到極點，想着病人走過這條樓梯時會有甚麼感受。

推開腫瘤科的門，映入眼簾的是幾個低着頭等待治療的病人，那時的她可不僅僅要掛幾幅畫，更直接問醫生可否在裡面畫壁畫。「好啊。」對方爽快答應。梁以瑚當時離開了中大，在理工大學教書，此前她亦為一個社區組織服務，所以對發動群眾一起畫壁畫很有經驗。常笑言「只識發夢」的她自知組織能力不太好，便找何慶基一起做，兩人發動學生、同事齊齊畫，二百多人利用復活節短短的假期畫好壁畫。那是1994年，她後來正式成立了「藝術在醫院」。

由於威爾斯親王醫院的腫瘤科與中大醫學院關係密切，當時大學甚至用cancer fund來促成這件事。醫院方面覺得她做得很好，因而又邀請她為兒童病房繪畫。「我們和小朋友一起畫，我們設計了草圖和顏色，小朋友填顏色填得很開心。」她還記得當時護士對小朋友們說要打針了，他們畫得興起，「嗯」了一下，打針完全不掙扎不哭鬧。病房增添了色彩，病人看圖畫要抬起頭來，這個動作能舒緩其壓抑的情緒，梁以瑚說這也是一種治療，「人在駝背、低頭時情緒會愈來愈down，身體狀況跟心理、腦部息息相關，但當你抬頭看到廣闊的圖像時心情會變得開朗。」

藝術治療在外國風行幾十年，本地近年才意識到藝術治療的重要性，但人才短缺，目前只有香港大學開設表達藝術治療碩士課程。因為「藝術在醫院」，梁以瑚踏上藝術治療的旅程，她說：「藝術就像是一個工具，但對推動者而言又不僅僅是工具，而是一個必需品，令人有溫暖的感覺。」

「藝術在醫院」由威爾斯親王醫院延伸至其他公立醫院，目前已完成了超過五十個壁畫項目。其後，又在伊利沙伯醫院及東區尤德夫人那打素醫院設立醫院畫廊，醫院長長的走廊化身展覽藝術品的空間，既安撫病者情緒，又舒緩醫護人員的壓力。而「藝術在醫院」又在葵涌醫院等地方開設藝術工作坊，邀請抑鬱症病人畫畫、做木工、玩玻璃，讓病人重拾自信。「藝術在醫院」經理李思惠說：「透過藝術創作，病人喜歡上這些活動，他們回家後也可以繼續參加繪畫班，有助融入社區。一個病人如果開始走入社區參加藝術活動，亦意味着其思想較開放，比較不容易患上抑鬱症。」



「藝術在醫院」至今已完成了五十多個壁畫項目。

社區文化關注 擬建十八區故事館

2006年成立的社區文化關注致力於推動結合文化創新的社區營造，短短八年已推動多個社區項目，包括香港故事館計劃、菜園生態社區營造、倡議香港文學館、八鄉綠色社區營造等，最近則聚焦於土瓜灣「社區達人」計劃。社區文化關注強調社區參與，透過與街坊、社區中心、學校、教會及非牟利組織的合作，讓居民可以共同推動地區的歷史文化保育、行業經濟發展。

以活化藍屋為例，2006年市建局打算重新發展藍屋建築群，並入紙城規會，更改地方用途，居民必須遷徙，附近的小商戶亦受牽連。原有的社區網絡備受破壞，這時包括社區文化關注的社區團體介入，堅持「留屋又留人」，與市建局的漫長拉鋸戰正式拉開序幕。為了增加談判資本，社區文化關注開始做地區營造工作，包括培訓街坊去帶文化導賞團、策劃街頭演出、利用藍屋中間的空間做社區放映等。長期的爭取迎來一線曙光，其後政府以巨額資助吸引非牟利機構參與藍屋活化工作，藍屋在社區文化關注及灣仔聖雅各福群會的努力下，正式活化成「灣仔民間生活館」，每隔一段時間就會有新搞作。而在2012年，「灣仔民間生活館」正名為「香港故事館」，關注的文化議題從灣仔擴展至全港。社區文化關注則與聖雅各福群會、香港文化遺產基金會及藍屋居民權益小組籌組「We嗶藍屋有限公司」，長期經營藍屋的文化活動。

社區文化關注創始人陳允中表示，香港故事館只是一個起點，「我們的野心很大，我們想在十八區成立故事館。」目前密鑼緊鼓策劃的土瓜灣「社區達人」計劃也朝這個方向去做，今年六月在地區組織的努力下，成立了「土瓜灣故事館」（又稱土屋），街坊經常聚在館內聊天做手工，周末不時舉辦放映會及講座，十分熱鬧。

藍屋是一個特別的社區保育例子，「留屋又留人」開了活化先例，若將之與同區的綠屋活化對比，更接地氣更草根，綠屋被改建成「動漫基地」，綠色的外牆不復保留，屋內人去留空，徒留一個空殼古蹟。



藍屋從「灣仔民間生活館」正名為「香港故事館」。